

品味

那年,那新衣

彭荣瓜

快过年了,趁天气晴好,把乡下屋子收拾收拾。打开老式立柜,发现那件陈旧的蓝底红花哗叽棉袄,静静地躺在柜子的一个角落,在琳琅满目的时装堆里,显得别具一格,老成忠厚,就像一本发黄的日历,承载着岁月变迁,留痕快乐过往,勾起我那时过年的难忘时光。

过年,对于小时候的我,那是扳着指数头数天天,盼着穿新棉衣,盼着能挣到尽管是“一毛”的压岁钱。

那时候,每到快过年,因几户用一台缝纫机,缝纫机总是忙不过来,所以家人的衣服,大都是手工缝制。每天看着妈和姐姐们,在窄小暖和的土炕上裁呀剪呀的,棉絮飞来飞去,我就踮着脚尖,拽着妈的衣襟,看有没有我的新衣服。只听妈说“有,肯定有我‘星儿’(我的乳名)的”,我就像吃了“糖疙瘩”,甜滋滋的,撒着欢儿和同伴们玩去了。

我和伙伴们经常玩“跳皮筋”“踢方”。“踢方”用的是从河边捡来的小板石头,再经家里过年“煮油”(即煮麻花、炸油糕),孩子们吃东西后沾的油星子抹上

去,就会黑油明光。大家聚在一起,比谁的亮,谁就能踢得又快又好。玩得开心时,我还惦记着新衣服,玩不了多大会儿,就跑回去爬在炕沿边,问妈:“我的新衣服做好了没?”“这件就是你的!”妈笑着说。我的大眼睛随着针线飞,喜悦又兴奋。只见妈穿针引线,忙上忙下,用小土块打粉线,上领子,盘扣盘,接着用一条抿湿的棉线,在棉衣的里外来回滚动粘走棉絮,直到把衣服弄得干净整洁为止,然后叠好放在糊着麻纸的窗户下,那件属于我的蓝底红花哗叽棉袄终于做好了。看着新衣服,我的心就像棉衣上的红花一样烂漫怒放,盼年的心,愈加浓烈。

扳着指数头数到腊月二十三,这一天,是隔两条涧的邻村逢集。那个年代,逢集的地方很少,这也是距离过年临近处的最后一个集,赶集的人特别多,非常拥挤,因离得近,还要过两条水涧。过水涧时踩着有人摆放好的大石头,很安全,人们大都是步行,还有担着筐子赶集的。

这天,大人忙着购置年货,我们这些孩子也跟着闹腾欢实了。我经常缠着妈,讨来几毛“赏”钱,和伙伴们拉着手,蹦蹦跳跳地喊着“二十三爷(ya)上天,剩下七

天就年哈”的童谣,一股风儿似的跑到集市上,有模有样地圪蹴在大人们的脚跟前,也忙着“办年货”。我们会买两张“连年有余”“喜庆丰收”的年画,或者买几张“鱼儿钻莲”“喜鹊登梅”“富贵呈祥”的大红窗花,腾腾地跑一回;再“割”一根粉色的羊毛头绳、买一个花发卡,又跑一回;还会拽着爸妈买些花生米、糖果之类的,再跑一趟。这样一天来回转好几趟,尽管小脸涨得通红,小辫也弄得稀乱,布鞋上跑的满是尘土,但心里唯有盼年的热乎劲儿,一双小腿皮实得一点都不累。

好不容易盼到除夕,“进门见喜”“春光明媚”“细水长流”“衣服满箱”……红红的对联映红农家庭院和屋里。百家姓的红灯笼里燃着红红的蜡烛,父辈子孙的名字随之闪闪发亮,照耀着朴素的门庭,激荡着农家心扉。噼里啪啦的鞭炮声时近、时远,时大、时小,笑语连串,阵阵叠起。暖和的土炕上,一家人开心地聚在一起,过往随着笑谈去,吉祥的来年在声声祝福里。擀面片,捏饺子,包一个洗净的分分钱,祈盼来年财源滚滚,好运连连;捏一个“大褂子”,祝愿来年锦衣满堂,不愁穿戴;再捏一个“麦袋子”,祝福来年五谷丰

登,富富有余……所有的愿望和祝福,都融合在一片忙碌喜庆的气氛里。

那时虽看不到春节晚会,但一家人欢天喜地迎新年,别样的年味依然欢乐多多,亲情暖暖。跟着大人忙完,我的“任务”就是躺被窝等天亮,这时就听见妈一趟趟地从箱子里取出家人们的新衣服,一一摆放好……我虽躺着,但只要一想到再有几个钟头,就可以穿着新衣服高高兴兴串门拜年,还能挣到“可喜”的一毛压岁钱,睡意荡然全无。

趁妈拿衣服的当儿,我探出头看一下被子上的新衣服,哦!是那件蓝底红花的哗叽棉袄,用手轻轻一摸,暖暖和和,好美气!看着妈过来了,我又赶紧缩进被窝,这样来回几次,被妈发现了我的那点小心思。她低声说:“新衣服在呢,丢不了,赶紧睡觉去吧!”那时的心情格外激动,幸福满满,和着妈忙碌的脚步声,没多久就进入了甜甜的梦想。

儿时虽不富裕,但年味在我幼小的我心里留下快乐美好的印记。如今生活条件无比优越,美味佳肴随时享用,新衣服随买即穿,我还是依旧忘不了那年,那新衣……

记忆

苦楝树下

王守忠

“院里莺歌歇,墙头蝶舞孤。天香薰羽葆,官紫晕流苏。”每当我读起温庭筠这首《苦楝花》时,就会想起记忆深处那棵苦楝树,想起苦楝树下曾经发生的故事……

那是1984年暑假开学,我所在的乡镇联校响应上级号召,首次实行教师大招聘。作为一名民办教师,我被聘任到本乡镇的霍村学校任教。这所学校是暑假前刚被撤并了的村办初中,两个月前还有六到八年级三个班,彼时已人走楼空。走进校园,虽然映入眼帘的是满目野草,有点荒凉,但一道独特别致的景色深深吸引了我——校园里大大小小的苦楝树成了一道独特亮丽的风景,挂满枝头的小果实,如串串珍珠,在微风吹拂下不停地摇荡,甚是好看。

我宿舍门前有棵水桶般粗的苦楝树。它刚劲挺拔,生长茂盛,犹如一位忠实的哨兵,昼夜守护着我们。茂密的树

冠如一把巨伞,为我们遮挡酷暑的骄阳。这苦楝树还真如从小受苦长大的孩子一样,不论土质贫瘠,不讲气候条件,总是那样郁郁葱葱,茁壮成长。

苦楝树四季分明,春风吹绿校园的时候,它的枝头便萌生出许多细小的嫩叶,不经意间叶丛中便开出一簇簇紫色的小花。那花瓣密密的、碎碎的,花蕊是深紫色管状小喇叭,在春风吹拂下,绿叶和碎花一起飞舞,馨香沁人,整个校园弥漫在花香中。偶尔有些小花飘落怀中,顿感满身都是清香。每次闻着花香,真有种站在苦楝下、花香醉人倒之感。

夏季来临,教室里热得让人难受,苦楝树下便成了学生学习 and 休息的地方。一块小黑板挂在那健壮的树体上,清凉的树荫下便成了临时课堂,这里常常是欢歌笑语,书声琅琅。

秋天到了,苦楝树上那串串青果慢慢变黄,阳光下晶莹剔透、闪闪发亮,这便是人们常说的苦楝子。

寒风吹过,苦楝树叶落尽,留下

的是苦楝球形果实宿存枝头,经冬不落。据《现代实用中药》记载:“果实有收敛作用。治心腹疝痛,蛔虫腹痛。果肉捣烂涂冻伤。”不畏冬雪的苦楝子紧紧牵着母亲的手,在凛冽的寒风中咄咄作响,偶尔掉下几颗滚进树壕,次年便又是一株株幼苗破土而出,那顽强的生命力无不让人称奇。

岁月悠悠,星移斗转。昔日苦楝树下那张乒乓球台曾引来学生挥拍搏击;那个小石桌常有教师激烈地对弈;它留下了一届届师生的友谊……

那一年学校树木更新,宿舍门前那棵苦楝树在被伐之列。为了留住我与它的感情,我将它购买回家,两年后,请木匠把它打造成了一套桌椅。苦楝树木材硬朗密实,是打造家具的上等材料,清漆一漆,纹路尽显,十分美观。那个小桌如今已陪伴我40余年,它既是书桌,又是饭桌。尽管屋里家具不断更新,但这个苦楝树桌子与我长相厮守,从未分离,因为它在我的人生中有着抹不去的美好回忆!

乡情

村庄漫记

黄国华

沿着台运线,顺着翟店镇的老门楼笔直往南走,就能找到我的家乡,后稷故里一个小村庄——南翟村。翟店原为全县最大的村,1979年后翟店根据地理位置分为五个村,南翟村因在翟店镇以南而得名。

从远处看家乡,俨然一片高高矮矮或黄或蓝的瓦房,村口那片池塘和北大巷那棵大槐树历经沧桑,见证着村庄的变化,守卫着村庄一代代人,繁衍生息,生生不息。

村南头蜿蜒着一条窄窄的水渠,名叫“五千渠”。水渠上的石桥是人们通往田野收庄稼的唯一路径,也是南坡上村庄的唯一过道。春季无雨时水渠也干涸,夏季雨水多了水渠清澈见底。

村子西边的水渠下有一个石洞,方便南关人(七队)通行。洞下冬暖夏凉,是孩子们白天常玩的好去处。

令人神奇的是这洞里有回音,当一个个小手握成喇叭状,在里面大声地喊:“你是坏蛋!”洞里就立马传来响亮的“你是坏蛋,你是坏蛋,你是坏蛋……”无论喊什么,都会传来许多回音,真是神奇又好玩。

我不清楚池泊是啥时建的,但我记事时它就存在。在村庄无水系、只有洗衣池的那个年代,池泊成了南翟娃童年时期目睹过的最大水域。少小随姊至,如今反复思,池泊洗衣服的情景真乃新鲜、好玩。不提则已,一提隽永。村庄池泊是我记忆最深的地方,还有水边搓衣服用的大石头,敲打拆洗被褥用的棒槌,洗衣服用的皂角,放衣服的荆条编的篮子……村庄那片池塘,是南翟娃的永久记忆和儿时成长的美好乐园。

村庄人没多少文化,但丝毫不影响他们懂规矩知礼节。改革开放后,村庄几户人家靠织毛衣富裕起来,他们帮朋爱邻,相互扶持。童年印迹里,南翟村几

乎家家能见到毛线,还招邻村的人来家织毛衣毛裤或带回家缝毛衣毛裤,就连我这个一二年级的小学生也会穿针引线缝衣领挣钱。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村经济发展可以说在全县遥遥领先!

伴着时光的脚步,村庄人听党话跟党走,一路小跑点亮美丽乡村。村庄人幸福的生活,吮吸着这方土地无尽的营养,一年又一年,一辈又一辈。

村庄能人辈出、灿若星河。比如,现今稷山四宝之一“饼子”的传承人,是清宣统年间靠勤奋起家的南翟火烧店铺业主黄鸿文。村庄的厚重,是南翟人炫耀的资本,以至于南翟人无论走到哪里,说起自己是南翟人,都有种自豪感!

如今,我童年所住的瓦房历经风雨的洗礼,变得像一位满头银发的老人。可村庄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在我记忆深处永不会消逝。无论走到哪里,身在何处,我总会朝着村庄的方向深情仰望,深情回想!

心语

雪韵,弥漫了故乡岁末

高波

三九四九的塬上,冷得出奇
北风不愿歇息
雪,扭扭捏捏地来了
却乘着风的势力,显得强劲气派
虽不说,如燕山雪花大如席般遮天蔽日
却也汹涌澎湃
翻江倒海
忽而漫天飞卷
忽而长驱直入
闹腾了一夜,山川,河流,田野
一望无际的银装素裹

冬天的雪,尤其入韵
也更坦然前往
当与争艳竞放的梅花
热烈亲吻时
暗香涌动里喜极而泣
泪眼婆娑般羞红了整个腊月
羡慕得枝头喜鹊叫声“喳喳”
院子里杏树结满冰凌
体态丰腴蓬松
宛如挂满银饰的隔壁富态大娘

鸡和鸟儿,为觅食
争啄一堆稗子
羊群也掺和进来“咩”不断
从栅栏围着的圈里探出脑袋
等待主人的投喂
最调皮当属小孩
与堆起童话世界里的雪人
窃窃私语
不惜一双稚嫩的小手,冻得通红
屋子里,成年人围坐一圈
唠着家长里短
畅想期待着,来年可否有一场
心仪满满的五谷丰登

家乡的雪
祥和地融入人间喜悦
在眷眷乡愁里
美滋滋地期待着
丰年开端的蒸蒸日上
还有,新年来临的红红火火